

蘇聯文藝問題



印編部三第學大北華

題問藝文聯絲

印編部三第 學大北華

年九四九一

前 言

一九四六年八月

聯文學界即展開了

劇、電影、音樂

廣泛的檢討與批評，指出在蘇聯過去文學作品中，除了

大部優秀的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作品外，還有一些作品，是並非以蘇聯愛國主義為主題，是缺乏思想原則，而存在着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崇拜一切外國事物的思想殘餘的；甚至有些作家的作品是散佈有害於蘇聯國家，有害於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毒素的。另一方面也指出，蘇聯文學必須要有明確的思想原則，要有黨性，要以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為基本主題，以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手法，表現蘇聯人民崇高的道德品質，描寫蘇聯人民在保衛祖國戰爭中的團結，統一與自我犧牲精神，在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中的集體英雄主義，並暴露過去的防禦蘇聯人民前進的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殘餘。提出了文學批評

對於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

本輯所蒐集的幾篇東西，（附載列寧論黨的文學），對上述問題有極其正確而詳細的決定和論述，相信這些問題，對於中國的文藝工作會有啓示作用，對於我們的文藝思想的建設，會有重大幫助，特編集於此，以供學習和參考。

目 錄

前 言

聯共（布）中央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定

日丹諾夫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論蘇聯文學底高度思想原則

論文學的自由

論蘇聯文藝的任務

聯共（布）中央

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的決定

戰後戲劇工作的任務

聯共（布）中央

關於音樂之決定

論政治宣傳畫

附 錄

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

聯共（布）中央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定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聯共（布）中央指出：在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與「列寧格勒」辦理得完全不能令人滿意。

在最近的「星」雜誌裏，與蘇聯作家底重要的和成功的作品相並列，出現了很多沒有思想的、在意識上有害的作品。「星」底重大錯誤是把文學論論供給丁作家左琴科，他的作品是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星」雜誌那知道：左琴科早就專門描寫無意義的、空洞的和庸俗的事物，專門宣傳腐敗無思想、低級趣味與對政治的漠視，想這樣來迷誤我們的青年，將他們引向迷途。在「星」最

發表的「篇小說『猴子歷險記』」（『星』一九四六年第五——六期），是對蘇聯生活和蘇聯人的卑劣的誹謗。左琴科以醜陋的漫畫形式描繪蘇聯制度和蘇聯人，設謗地把蘇聯人表現為粗野、文化落後、愚蠢、有着庸俗的趣味和風習。左琴科對我國現實的這種惡毒誹謗的描繪，還伴有蓄反蘇的惡意攻擊。

把『星』底篇幅提供給像左琴科這樣的文學無賴與渣滓，是尤其不能容許的。因為『星』編輯部清楚地知道左琴科底面貌及其在戰爭時期中的毫無價值的行為，那時候左琴科對蘇聯人民反對德國侵略者的鬥爭未作任何幫助，只是寫了像『日出之前』這樣可憎的東西。對這篇東西的評價，正如對左琴科全部文學『創作』的評價一樣，已在『布爾什維克』雜誌裏刊登過了。

『星』雜誌還用了一切辦法使女作家阿赫瑪托娃底作品普及起來，她的文學的和社會政治的面貌是早為蘇聯社會人士所熟知的。阿赫瑪托娃是與我國人民絕緣的空洞無思想的詩歌底典型代表者。她的詩歌滲透着悲觀和失望底精神，表現着舊日沙龍詩歌底趣味，凍結在資產階級——貴族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爲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不願意同本國人民一軌走，它們給我國青

雜報育事業帶來損害，不能被容於蘇聯文學之中。

容許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在雜誌裏成為活躍的角色，的確在列寧格勒作家中帶來了思想上分化和解體的因素。在雜誌裏開始出現了培養並非蘇聯人所特有的，對現代西歐資產階級文化的阿諛精神的作品。開始發表了滲透着生活的憂鬱、悲觀和失望的作品（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薩多費也夫和康米薩洛爾等人的底詩）。編輯部刊登這些作品，就加深了自己的錯誤，更加降低了雜誌底思想水平。

編輯部容許思想上乖異的作品滲入這一雜誌裏，同樣也就降低了對於刊印的文學資料之藝術質量的要求。雜誌裏開始充滿了藝術價值很低的劇本和小說（雅格得費爾德底「時間底道路」，斯普因底「天鵝湖」等等）。這樣在出版上不分皂白地濫用材料，結果就使雜誌底藝術水平低落下去。

中央指出：辦理得特別壞的是「列寧格勒」雜誌，它經常把自己的篇幅來發表左琴科底下流和誹謗的作品，刊登阿赫瑪托娃底空洞的毀謗哈達德的精神。這和「星」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編輯部犯了極大的錯誤，發表了許

多滲透着對一切外國事物的阿諛精神的作品。這個雜誌刊載了許多錯誤的作品（瓦爾夏夫斯基和列斯特底『柏林上空的事件』，斯洛尼姆斯基底『在哨崗上』）。在哈金寫的『奧尼金底歸來』這首詩裏，在文學打油詩底外貌下，對現代的列寧格勒肆予誹謗。在『列寧格勒』雜誌裏刊登着極爲空洞與低劣的文學資料。

爲什麼列寧格勒——英雄的城、以其先進的革命傳統著稱的城、始終是進步思想和進步文化底苗床的城——出版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竟致讓那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沒有思想與漠視政治的作品鑽到雜誌裏來呢？

『星』和『列寧格勒』編輯部錯誤底意義是在什麼地方呢？

兩個雜誌底領導工作者，首先是它們的編輯拉揚諾夫和李哈列夫同志，忘記了列寧主義底下列原理：我們的雜誌，不論是科學的也好，或者是藝術的也好，都不能對政治漠視。他們忘記了：我們的雜誌是蘇聯國家教育蘇聯人民——特別是青年——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應當以那構成蘇聯制度底生命基礎的東西爲指針，即以蘇聯制度底政策爲指針。蘇聯制度不能容忍以對蘇聯政策

的漠不關心的精神、以放任和無思想的精神來教育青年。

蘇聯文學——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底力量是在於：它是除了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以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利益的文學。蘇聯文學底任務是在於幫助國家正確地教育青年，適應他們的需要，教育新的一代成為生氣勃勃、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

因此，凡是宣傳無思想、宣傳漠視政治、宣傳『為藝術而藝術』，都是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都是對蘇聯人民和國家底利益有害的，都不應當在我們的雜誌中佔有地位。

「星」和「列寧格勒」領導工作者底思想缺陷，同樣地使得這些工作者不是把蘇聯人底正確教育與文學家活動底正確政治方向之利益作為他們和文學家的關係底基礎，而是把個人的朋友的利益作為他們和文學家的關係底基礎。由於不願損傷朋友的關係，批評便遲鈍了。由於害怕得罪朋友，顯然惡劣的作品就印行了。這種自由主義——在它面前，人民和國家底利益、我國青年正確教育底利益，便成了朋友關係底犧牲品，並且在這種動搖、批評就變得很輕微——使得

律條不求改進，喪失了自己對人民、國家和黨的責任感，停止前進。

上述的一切證明着：『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不會担負起被委任的事業，並在領導該兩雜誌中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確認：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特別是它的主席費雪諾夫同志，未曾採取任何辦法來改進『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不僅未和左琴科、阿赫瑪托娃及共同類的非蘇聯作家之對蘇聯文學有害的影響作鬥爭，甚至容許了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傾向和風習滲入雜誌裏。

聯共（布）列寧格勒市委忽視了兩雜誌極大的錯誤，放棄了對兩雜誌的領導，使左琴科與阿赫瑪托娃這類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人在雜誌中佔據領導地位。此外，列寧格勒市委（卡普斯金和希羅科夫同志）知道黨對左琴科及其『創作』的態度，却越權以市委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決議批准了『星』雜誌編輯委員會新人員，其中就有左琴科。因此列寧格勒市委就犯了重大的政治錯誤。今年七月六日，『列寧格勒真理報』犯了錯誤，刊載了尤理·蓋爾曼對左琴科底創作的可疑的捧場的評論。

聯共（布）中央宣傳部對列寧格勒雜誌工作不會保證以適當的監督。

聯共（布）中央決定：

（一）責成『星』編輯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中央宣傳部採取辦法無條件地掃除本決定中所指出的這一雜誌底錯誤和缺點，端正雜誌底方針，並保證使這一雜誌有高度的思想與藝術水平，停止刊載左琴科、阿赫瑪托娃以及類似他們的人們底作品。

（二）鑒於目前沒有適當的條件在列寧格勒出版兩個文藝雜誌，『列寧格勒』雜誌者即停刊，將列寧格勒底文學力量集中在『星』周圍。

（三）爲了建立『星』編輯部工作中的適當的制度並認真改善雜誌底內容，在雜誌中設置主編及其所屬的編輯委員會。確定雜誌底主編在對雜誌底思想—政治方向及所刊行的作品質量負完全責任。

（四）批准高林同志爲『星』雜誌底主編，同時保留其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位置。

（曹懷璽校）

日丹諾夫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同志們！

從中央底決定可以明顯地看到：「星」雜誌最重大的錯誤，是把自己的篇幅供給了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底文學「創作」。我想，在這裏我沒有必要再引證左琴科底「作品」『猴子歷險記』了。顯然地，你們大家都讀過它，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左琴科這篇「作品」底意思，就在於他把蘇聯人描寫成怠惰者和畸形者、愚蠢而又粗野的人。左琴科毫無興趣於蘇聯人底勞動、他們的努力和英雄氣概，他們高尚的社會和道德的品質。這種主題在他那裏始終是沒有的。左琴科這個市儈和下流傢伙給自己所選擇的經常主題，便是掘發生活底最卑劣

和瑣碎的各方面。這種在生活瑣事中的掘發，並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切下流市僧作家——左琴科也在內——所特有的東西。高爾基在當年關於這點講了很多。你們記得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怎樣痛罵那些所謂的『文學家』，他們除了廚房和澡堂裏的煤烟以外，再遠一點就什麼也不到了。

『猴子歷險記』，對於左琴科並不是什麼超出他通常寫作框子之外的東西。

這篇『作品』在批評界底視野裏不過是左琴科文學『創作』中全部否定東西底最鮮明的表現。大家知道，左琴科從撤退到返回列寧格勒這個時期，寫了幾篇東西，它們都有這個特徵：他不能在蘇聯人底生活中找出任何一個肯定的現象、任何一個肯定的典型。就像在『猴子歷險記』裏一樣，左琴科慣於嘲弄蘇聯生活、蘇聯制度、蘇聯人，用空洞娛樂和無聊幽默底假面具掩蓋着這種嘲弄。

如果你們把『猴子歷險記』這篇小說更留心細讀和深思一下，那末你們會看出：左琴科是讓猴子扮演我們社會秩序底最高法官，並且驅迫我們閱讀一種類似對蘇聯人的教訓的東西。他把猴子描寫成一種有理性的主宰，它的職務是評價人們底行為。爲了把蘇聯人底生活描寫成特別地古怪、滑稽和庸俗，左

琴科就必須從猴子嘴中說出醜惡的、有毒的反蘇的警句，就是所謂生活在動物園中要比在自由空氣中好些，在籠子裏呼吸要比在蘇聯人中間舒適些。

難道還有比這更厲害的道德和政治的墮落嗎？列寧格勒人怎麼能忍受自己雜誌篇幅裏有這樣的猥褻和放肆呢？

如果『星』雜誌把這類作品呈獻給蘇聯讀者，那末可以想見領導『星』雜誌的列寧格勒人底警惕性是多麼薄弱，竟致讓該雜誌裏刊登一些野獸式地仇恨蘇聯制度的有毒作品。只有文學底渣滓才能創造出這樣的作品，也只有瞎了眼睛和漠視政治的人才能給它們以出路。

據說左琴科底小說風行於列寧格勒的娛樂場所。這類的事實竟能發生，那末可以想見列寧格勒思想工作上的領導薄弱到了什麼程度！

左琴科帶着他的可憎的教訓竟鑽到了列寧格勒大雜誌篇幅上，在那裏非常舒適地安任下來。『星』雜誌本來應當是教育我們的青年人的機關刊物。但是該雜誌既然收容了像左琴科這樣的下流傢伙和非蘇聯作家，那末它對這個任務還能勝任嗎？難道『星』編輯部不知道左琴科底面貌嗎？

本來在不久以前，一九四四年初，左琴科底一篇譏諷的小說『日出之前』曾遭受了『布爾什維克』雜誌嚴厲的批判，這篇小說是他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國侵略者的解放戰爭烽火中寫成的。在這篇小說中，左琴科把自己下流和卑劣的靈魂了出來，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帶着享樂和好玩的心情，想向大家表示：——瞧一瞧我是怎樣的一個流氓呀！

在我們的女學中，很難找到比左琴科在『日出之前』這篇小說中所宣傳的教訓更可惡的東西，因為他把人們和自己描寫成沒有羞恥、沒有良心、醜惡而且淫亂的野獸。他把這個教訓呈獻給蘇聯讀者是在這樣的時期，那時候我們的人員在空前未有的艱苦戰爭中流洒着鮮血，那時候蘇聯國家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那時候蘇聯人民爲了戰勝德國人而忍受着不可計算的犧牲。然而躲居在女校方——阿爾瑪阿塔的左琴科，在這時候絲毫也不會幫助蘇聯人民同德國侵略者進行戰鬥。『布爾什維克』公開地叱責左琴科是與蘇聯文學實踐頭腦的無聊文人與下流傢伙，這是十分公正的。他當時並不理解社會輿論。如今，兩年過去了，『布爾什維克』上的批評暴跡未乾，而布爾什維克左琴科却還是他那副老樣子，同

始在列寧格勒文學雜誌篇幅上自由漫步起來。不只是「星」高與刊登他的作品，而且「列寧格勒」這個雜誌也是如此。各個劇院高興而且願意上演他的作品。此外，他還得到機會在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佔據領導的地位，並在列寧格勒文學事業中扮演活躍的角色。你們有什麼理由讓左琴科在列寧格勒文學園地裏散步呢？為什麼列寧格勒黨的積極分子和文學團體容許這些可恥的事實呢？

左琴科底滯底腐朽和墮落的社會政治和文學的面貌，並不是在最近才形成的。他最近的「作品」決不是偶然的東西。它們不過是左琴科在二十年代就開始了的全部文學「遺產」底繼續。

以前左琴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是所謂「謝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底發起人之一。在發起「謝拉皮翁兄弟」的時期左琴科底社會政治面貌是怎樣的呢？請查一查一九二二年第三期「文學雜誌」，在那裏這個團體底創立者們說明了自己的主張。在我們所發現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篇叫作「論自己及其他」的雜文，裏面發表了左琴科底「信條」。左琴科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知羞恥，當衆裸露自己，十分露骨地表示自己政治和文學的「觀點」。請聽一聽他在那